

遼耀東訪問記

邱秀文

寫散文，在遼耀東來說，一向抱着「無心插柳」的態度。在文壇上，他與他筆下的「那漢子」一樣，來去無蹤。他說，自己總是有感即發，想到就寫，僅僅想表現生活在離亂中，一個卑微的個人所發抒的些微輕啣。

他的感嘆與期勉，却在讀者的重視下，集成「異鄉人手記」、「丈夫有淚不輕彈」、「勒馬長城」三部書。而自「過客」開始一連串的散文寫作，爲他贏得中華民國文藝期刊聯誼會爲獎勵優良文藝作品主辦的「金筆獎」（第三屆，六十五年度）。

將這一篇篇短文攤在米黃色的地毯上，遼耀東說：「寫作是一種興趣，過渡的興趣，也是一種負擔。」他就那麼自自然然的跪在地毯上，用很平民化的姿態談自己的文章。

有不少讀者對他說，自「過客」開始，每一篇文字內容，都不是故事的形態，「的確，我只想表現一種體悟，一種人生的經歷和外世的哲學吧。」於是，舉了幾篇爲例：

「對奕」中說：「得饒人處且饒人，劍能不出鞘，就不出鞘。」在遼耀東的筆下，這漢子「被捲入江



湖，翻騰在滾滾的紅塵裏，穿過多少次刀林劍雨，牢記着先生那句話，他的劍從沒有出過鞘，却也闖蕩出了一個虛名。但已落得滿身斑斑傷痕，那份傷痕都是被許多支暗箭，從背後射傷。……爭，有什麼好爭的，的確沒有什麼好爭的，獲得和失去，都同樣令人悲哀。」

「聽戲」中說：「臺上燈光輝煌，出將入相，喊聲震天。有唱花臉的，有唱白臉的，有唱紅臉的，有鼻樑抹了白粉的，也有過了河的卒子當車用，像走馬燈似的，一齣接一齣，如今歇了，明兒又會開鑼，唱不完的，看不完。」

讀遼耀東的散文，有粗獷的一面，也有纖柔的一面，這是「出城」裏的一段：「一帽風塵兩鬢霜，千里奔馳，只爲一見別後經年，在亂山影裏徘徊，也抹不去烙在心上的伊人面。更相見，依稀當年，畫堂前，杏花微雨紛靠，新柳似烟，盈盈的眼，盈盈眼裏流動的盈盈的笑，相對無言，嬌羞情無限。今再來，相對亦無，盈盈眼裏却流着瑩瑩的惱人淚，雙眉顰，人已悴。」

對於人物的刻劃，遼耀東有他的一套方式，「起

解」一文是敘述那漢子的性子如何由急躁變得沉穩：「總覺得這小小的籠子容不了他這隻鳥，多少年傲嘯江湖，多少年馳騁城鄉，真的很難固定下來。……漸漸地，許多的喧囂都奔騰而去，餘下的只是一片空寂的寧靜，他的心情突然擴寬了。許多過去想不透的事，現在却想通了。他想，雖然這次進來是爲了『莫須有』，却沒有想到刀林劍花裏翻騰了這麼多年，這次才是真正爲自己歇息，而且經過這幾個月磨練，他已經真正體會到『獨坐多思已過，閒談莫論人非』的意義了……。」

在寫作的路程上，遼耀東也和那漢子一樣，獨來獨往：「寫作已二十多來，回顧這一段寫作的心路歷程，深深覺得，那段少不更事的時光所寫的片片斷斷，充滿了『爲賦新詞強說愁』的味道，還有幾分故作，像是要把所能用的句子都炫耀出來，也許這就是年輕人寫作的特質吧。如今四十多歲的年紀，筆下只有一片蒼涼。」

他說，寫作的歷程，深受人生境遇的影響，也受到古籍的影響。他越來越喜歡辛棄疾及納蘭性德的詞。辛棄疾生性豪爽，尚氣節，有燕趙義俠之風。他有

大政治家的風度和精透的見解，又有軍人的勇武和敢作爲的魄力。在文學上，他用長調寫激昂慷慨的情緒，用小令寫溫柔傷感的心情。他有時寫山水之樂，有時也寫纏綿之情。在他的筆下，無論弔古傷時，說哲理，談政治，寫山水，道愛情，發牢騷，無所不寫。他在文學中所表現的雄奇高潔，清疏平淡的風格，是遼耀東所嚮往的寫作的境界，

納蘭性德是遼耀東喜愛的另一位詞人。尤其是他表現的一種非老年人，非懂得人情世故的人們所能表現的天真與沉痛的詩句。他在文學上所表現的精神，是貴族的、浪漫的，但那種情感，却是最真誠的，而能引起任何人的同情與喜悅。他的詞裏，沒有派別，也無意於聲律，於典故，於修辭以及其他的講求，只是信手信口地抒寫自己的性靈。所以形式是短小的，詞句是淺顯的，但在那些作品裏，包含着赤子的天真，活躍的生命，以及纏綿的情感。這些，在遼耀東的文字裏，似乎也讓人有着或多或少相近的感受。

遼耀東對納蘭性德的欣賞，還有特殊的原因：「他是一個旗人。清初入關時，一方面脫離不了原有的草原文化，一方面開始受到農業文化的影響。於是他

的內心有一種不平衡的邊際感，負荷在一個人的身上，最後發生悲劇。」

「而我，處於一個新舊文化衝擊交替的時代。新的文化那麼不可避免的湧湧而來，舊的文化難免被淹沒。我是一個對中國舊文化懷有很深的敬意與溫情的人，明知新文化是抗拒不了的，却還想拼命擋住什麼似的。這真是一種無可奈何的心情，彷彿心裏也有些不能適應，於是筆下流露着懷舊的思緒，可以說，這一系列的文章都是在懷舊的思緒中產生的。」

爲什麼採取沒有時間、空間、人名、地名，各種限制的寫法？

遼耀東說，他總想打破以往有一定的年代，背景，的寫作方式，加之認爲，表現一個人在江湖上流浪的心境，最重要是內心變化的刻劃，其他的形式倒不是頂重要的。他想藉這種方式做一種嚐試。「也許，我一向不知道什麼是技巧，我不懂，只知道想什麼就寫什麼，所以寫作時，反倒不拘束。」

人們常說文如其人，一些與遼耀東不熟的人，往往很難同意這種說法用在他的身上。遼耀東哈哈一笑，摸摸一頭蓬髮，直率的說：「的確，別人只看見我

那粗獷的一面。外表看來，我很外向，喜歡熱鬧，而且有點狂狷。其實接觸多了，就知道我是一個多麼喜愛一人獨處，但是個性不失為隨和的人。」

他分析過自己的個性，覺得受到「水滸傳」裏的俠士的影響。這也是一本他極喜歡的書。「水滸傳」只取史中一點一滴，開展擴充，自由鋪寫，完全不為歷史所拘，鋪敘佈局，獨出心裁，而白話的技巧，極為熟練，敘事細微曲折，寫人生動有力。像「林教頭風雪山神廟」，真是寫得有聲有色，確實是有骨肉有力量的好文字。

遼耀東非常喜歡林冲這個人物：「可能在他的身上，使我感到悲劇意味濃厚。因為有所牽掛，他一直是那麼的忍氣吞聲，一直到實在忍不住，完全豁出去，這一段悲憤而又無奈的境遇，使人份外同情。我試圖去捕捉它，却發現自己還掌握不住，大約還不到火候。」也許，寫作在他，必得要有一種「水到渠成」的圓熟的心境，才願動筆。

寫散文外的另一外務也曾寫過詩，說來那是多年前的事了。對於詩，遼耀東曾有這樣的看法：

「詩是生活的，每一個時代有不同的生活形式，

每一個時代也有不同形式的詩。詩經、楚辭、漢賦、樂府、唐詩、宋詞、元曲是一串生活變遷的符號。我們也該有屬於我們時代的。尤其是在三千年一大變局後，生活在變動裏的我們，更需要有我們自己的詩。無可否認，現在我們已無法用舊的形式，寫我們現代的感情與語言了。」

「當新的形式、新的派別不斷出現，新的否定舊的，舊的排斥新的，使我們這個時代的詩，像一個離家飄泊的浪子，維谷在『泥裏爬山難上下，水上過河進退滑』的困境之中。使我們的詩人很難有機會冷靜地想想詩，也是意識形態裏的一個環節。任何意識形態的轉變，都是從傳統累積裏萌芽的。任何新的開始，都是從過去出發的，同時任何舊的堤防也無法阻止新的流勢向前奔騰。新的宋詞是唐詩的形式蛻變的，同時宋詞裏已播下元曲的種子，這也是歷史發展的過程。雖然在發展的過程中，必然會引起新舊激盪，但那只是暫時的，最後必然會尋找到一個共同的方向。」

從散文到詩，自然的，我們談到時下被談論極多的鄉土文學。



「我是贊成鄉土文學的。在我眼中的鄉土文學，不是單純狹窄的地方色彩濃厚的文學，它應是涵蓋着大的民族文化之下的文學。同樣的，民族文化中也不能排除鄉土的必要，否則它必然易於呈現虛無狀態。」

他強調，「文化的鄉土」是很重要的。屬於「那漢子」一連串的散文，應是屬於此一範圍內的新開拓的氣象之一。「我們不能說寫下層社會人物的故事才算鄉土，鄉土也不光是一串的『阿公阿媽』而已。難道白先勇所寫的『臺北市』不能算是另一種鄉土？」

「過去，大陸有一個生活知識出版社專門出版弱小民族的小說，選些韓國、越南、臺灣的小說，這是因為當時臺灣正在日本人的流治下，處於一種被壓迫的狀態，像小媳婦似的。如今這種日子早已過去，我們應將鄉土文學的範圍自其中跳出，開拓更多的層面。」

他說，鄉土文學作家中，他特別欣賞陳映真。但他以為陳的小說有一種突破不了自己心裏障礙的感覺，是否因為他的宗教感很重，有一種原罪在身上似的。

，於是突不破人性的塵網。他認為陳有寫長篇小說的氣魄，應作這方面的努力。「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變遷，小說家們該好好駕馭這種變遷，為這個他們曾經活着的時代，留下一條長江大河——。」

陽光射在遼耀東的臉上，一向看來落拓不羈的臉上，有幾分凝重，還有幾分疲倦。前幾個日子，遼耀東最敬重的沈剛伯先生去世了。連日忙著處理沈先生的喪事，那肅然耿直的形象，不時在他的腦海中浮現：

「從沈先生的教誨中，我學到最多的是做人。」深蘊着沈先生的愛護，遼耀東將暫別臺北兩年，到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擔任「中國史學史」及「三國志略」「中國中古史料」的講授。他希望在一個新的環境裏，能有新的研究成果。再一次的歸來，不只是人情的更為練達，對學識也精研的更形透澈。

曾聽幾位年輕朋友談起，他們聽過遼耀東的演講，感覺出他的風趣豁達，但在字裏行間卻又發現他那蒼茫柔細的一面。也許，正如「小王子」書裏的一句話：「最重要的是眼睛看不見的。」遼耀東還有許多內裏，仍有待出發與挖掘。

作家日記

張伯權譯

定價四〇元
函購九折

杜思陀也夫斯基開始寫這本書的時候，已是五十三歲的人，他一共活了六十一年，日記也就寫到他逝世的那一年。「作家日記」免不了具有相當的自傳性質，就此意義，與托爾斯泰的「懺悔錄」，歌德的自傳「詩與真實」相近。對於生活中那些「無助而又無望」的人，杜氏永遠毫無遲疑地伸出援手；對那些被壓迫的馴良的人，隨時準備給予比血還濃的兄弟之情。

■書已出版，隨到隨寄。

■劃撥一九二七四號書評書目社